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七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闕雅作曲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閉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六

一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大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林傳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六

二

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為學官倬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議表孔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八編類纂

宋官云

三

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禮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謂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
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
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
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
郡屬美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
也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
石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
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八編類纂

宋官云

四

東漢儒林傳序

范曄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請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
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人編類纂

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弟為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閣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為園蔬牧兒莛堅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
言乃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書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還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謙帛
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也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煙穴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續其聲
悅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批僻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
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人編類集 卷三 七

請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
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剝梟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字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萊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其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十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人編類集 卷三 六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與據鞍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營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費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廙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三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于是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其後命韓軻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膺期、纂歷、觀釋奠之禮、博士罄縣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興、于是起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緡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絲，至漢興，劉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殺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舛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家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為紛紛，人編類集，卷首六，馬端臨通考，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通考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待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

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譴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竝未嘗有一卷流傳于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類集 卷首六

主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七

一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稍玉、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七

二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
葛蘆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

自襲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
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

沸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驪。」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殺弟傳曰「段」。弟也。而弗謂。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人編類集

卷之七

五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更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歿而

大逆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歿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

人編類集

卷之七

六

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南故地。帝於待淮南王。不得為無過。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憾於隱樂之事乎。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溺於後啾啾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術

七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

以此為教學者亦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

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

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

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

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摩濫功利之馳逐

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

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

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

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術

八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

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

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

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

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屈當是時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

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

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

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

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辨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閥譬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疥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類

九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扣做相倣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綴拾修補於農

元此宜

爐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營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入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七

學類

佛老特
名利之

子 7-12

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遠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遠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遠以肆其辨也。詞章之富。遠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卨。所不能兼之事。今之初學小子。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別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視之以為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亦可悲也。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按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型乎。

陽明集

傳經諸儒之派

周易

○商瞿。字季博。周至孫康。田何。

十寬。田孫。

施讐。

孟喜。

焦延壽。

京房。

姚平。

殷嘉。

周孫。

白光。

翟牧。

趙賓。

戴崇。

來弘。

張禹。

彭宣。

田何。主同。楊何。

服生。

魯伯。

毛萁如。

郝丹。

周霸。

梁丘。

梁丘臨。

五鹿充宗。

士孫張。

衛咸。

主駁。鄧彭祖。

衛胡。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七

三

易更四聖。或曰三聖。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世歷三古。謂伏羲為上古。文周為中古。孔子為下古。而商瞿者。孔門七十弟子列也。授經為真。其傳自魯燕東武。以至于齊田何。何故齊王族也。漢初例徒關中。于是易入中朝。自何以上源出于一。自何以下流分為四。而施孟梁丘之學立矣。房或云。楊何弟子。或云。受易焦延壽。或云。京門人。為梁丘賀然。房之學太抵從焦延壽。焦嘗從孟喜。孟氏四家之外。又有高費二家之學。高相授毋將。永費直授王璜。皆無師傳。專言災異。相自言出于丁寬。石渠之議。梁丘賀立博士。光武初。

始立四家博士戴賓劉昆爲施氏注丹安任睢陽渡
 孟氏范丹楊武張興爲梁丘氏戴颙滿孫期爲京
 氏劉向以中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
 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其後又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
 虞翻陸續王弼之屬漢志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
 朱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偽
 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皆無師傳
 皇明惟朱子本義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修易經
 大全行于世

八編類纂

朱百七 學類

十三

尚書

伏生

歐陽和倪寬歐陽生其歐陽高

張牛夏侯都尉夏侯印夏侯勝

歐陽欽

曹曾曹祉

其歐陽地餘

禮震

歐陽政

陳弁丁鴻

歐陽高

林尊

平常

殷崇

龔勝

鮑宣

朱晉

八編類纂 朱百七 學類 十四
 書纂自孔子上斷于堯下訖于秦秦燔書禁學濟南
 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
 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宮然歐
 陽八世傳業至光武時歛學大行門生千人又爲司
 徒封侯牟融張訓爲大夏侯氏王良爲小夏侯氏其
 後三家俱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
 伏書二十八篇孔書五十八篇朱子曰熹嘗疑孔書
 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三家
 皇明惟尚書蔡沉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書經
 大全行于世

